



爱情句号

皮皮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皮皮

爱情句号

皮皮／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句号/皮皮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7
ISBN 7-02-005260-6

I. 爱… II. 皮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9985 号

责任校对:王玉川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爱情句号

Ai Qing Ju Hao

皮皮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875 插页 2

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0

ISBN 7-02-005260-6

定价 26.00 元

人 物 表

- 丁欣羊** 一个离异的女人,走在希望再爱,希望再婚的希望之路上。
- 刘 岸** 丁欣羊的前夫。
- 朱大者** 一个未婚男人,在一条独自逍遥的小路上。
- 大 丫** 一个不结婚的女人,碰见的都是男人。
- 丁 冰** 一个在婚姻中绝望但拒绝承认,被怀疑折磨直到绝望的女人。
- 白 中** 丁冰的丈夫。
- 谭定鱼** 一个自以为能控制一切却失去了一切的男人。
- 马副经理** 一个爱别人却无法得到爱的女人。
- 于水波** 一个牺牲别人也牺牲了自己的女人。
- 老 牧** 一个很晚才了解自己的独身男人。
- 大 牛** 一个为痛苦而生的男人。

第一章



我多么喜欢那样的时间，
不再担心故事必然的发生，
而是心里清楚结尾以后，
从头平静地向你讲述。

过四十岁生日那天，朱大者百无聊赖地坐在花都商场二楼回廊上，手里握着一听可乐，思绪像一只无处落脚的苍蝇。他想起二十年前的夏天，在上海街头见到的一个男人，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不停地出汗却像雕塑一般安详。他不认识这个男人，无论二十年前，还是今天，但在眼下这个总是下雨的秋天里，他宁可想起某个过去生活中出现的陌生人，也不愿回想自己的生活。

他傻呆着，感觉像不下雨时浅灰色的天空，腻烦，脸上不露出任何痕迹。他一直喜欢那首简单的台湾歌曲；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，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。他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对，也曾试过改变，没有结果，他觉得还不如不去改变，就这样挺着，让这糟糕的状态自己过去，像问题自己解决自己那样。每当他觉得被这状态控制时，他喜欢坐在人多的地方，看别人。

渐渐地，商场里的人多了起来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在礼品包装柜台，皇上选妃般挑着在他看来都一样的包装纸；一对老夫妇在离那个女人不远的地方，压着嗓子吵架，表情恶狠狠的。他把目光转向一对拉着孩子的夫妻，各自张望感兴趣的东西，孩子的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，一会儿看妈妈的方向，一会儿看爸爸的方向，

但他毕竟太小,怎么都看不出自己是父母婚姻的维系者。一对恋人胶粘着,像一条大章鱼,拱到皮具柜台,再拱到瓷器柜台。朱大者看了半天,发现自己从没对任何女人如此这般过,对此,他接下来的感觉既不好也不坏。他把目光挪回到包装柜台,刚才那个挑包装纸的女人还在挑着,他几乎觉得这是对他神经的挑战,他站起来,下楼朝那个女人走过去。经过那对还在低声吵架的老夫妻时,他说了一句你们好,吓得他们立刻向彼此靠拢,好像突然面对了枪口。

礼品包装柜台上放着一台投币电话,剩下的地方都被包装纸堆满了。女服务员已经开始不耐烦,挑纸的女人偶尔说句抱歉,再加句,我可以多买些。朱大者拿起投币电话,拨了 6666,等待回应时,侧面观察那个女人。她没被长发遮住的那半边脸端庄清秀,没长任何斑点任何痘痘,让朱大者产生了既不涉及灵魂也不涉及肉体的亲切。

“对不起,您拨的号码是空号,请您查询后再拨。”电话里传来一个机器女声。他又拨了 88888。

她扭头看看他,微微笑笑。他发现她的另一半脸同样端庄清秀,但他没有回应她的微笑,继续拨自己的空号。

“你到底定下来没有?”服务员问。

“马上,马上,对不起,我的确太慢了,主要是礼物太重要了。”话音刚落,她的手机便急促地响起来。朱大者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手机调成这样的铃声,像催命的。

“喂,什么?在哪儿?”她连着使用几个疑问词,然后便慌乱地收拾自己的皮包,“好的,我马上出去,西门,好的,西门,我马上。”说完,她把柜台上的几样小东西放进自己的黑皮包里,对服务员说了声对不起,便匆匆离开了。没走出几步远,她回头补充了一句,说她过会儿还回来。服务员生气地收拾被摊开的包装纸,同时找各种合体的话贬损刚才的女人。很快,服务员把柜台



收拾干净了，朱大者看见了一本蓝色仿皮封面的本子，上面用透明胶贴了一张卡片：

丁欣羊，你好！

今天是你六十岁生日，祝你快乐！

这是我为你记的日记，现在送给你作为你六十岁生日礼物。今天我三十六岁，二十四年后的今天，无论太阳是否升起，我们都会在早上重逢。

你的朋友丁欣羊

服务员回过身时，朱大者已经把本子拿到手里。他把电话里退出的硬币揣进裤兜儿，朝商场的西门走去。西门外，一个女人都没有，那个忸怩地把自己的日记送给自己的女人更是不见踪影。这么大意的女人，活到六十岁之前，说不定自己都丢了。他这么想的时候，便决定把这本日记带回家了，算是给自己的生日送一个意外的礼物。

丢了日记的丁欣羊几乎一夜无眠。对着夜里的黑暗，她想不出她的日记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别人拿她的日记又有什么用？日记里她赤裸面对自己，最丢人最卑鄙的内心想法统统写了。于是，她恨自己想出的这个特别主意，对六十岁的生日全没了兴趣。她甚至怀疑自己这样下去，能不能活到六十岁。

早上定时的新闻广播把刚刚迷糊睡着的丁欣羊唤醒，一个毫无感觉的女声在报道国庆长假期间，商家赚了多少钱。丁欣羊坐起来一阵头晕，没睡好觉也没有吃早饭的胃口。她把平时吃早饭的时间用来冲了个热水淋浴，然后穿上那套料子最好的浅灰色套装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还是穿上了透明丝袜，因为今天公司要跟一个重要的客户签合同。

已经开始的十月里,北方早该来的干冷,无论突然还是渐渐都还没有踪影。阴天和下雨交替地控制着这座城市,到处充满了北方人还不习惯的凉意。时髦的女人还穿着初秋的衣裙,多数和丁欣羊一样加了一个短风衣。等公共汽车的时候,风衣下摆钻进的寒凉让丁欣羊心里直打颤。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女人说,这气候真反常,立秋了老这么下雨,好像要再回到夏天似的。另一个女人说,可惜回不到夏天了,这天气怎么穿衣服都是心里冷。

这时,坐在车上的丁欣羊开始肚子疼,接着变成绞痛,接着头上渗出冷汗。她立刻在最近的车站下去,在打车回家和找公厕的念头间,她看见了不远处的公厕标志,艰难地走了过去。

拉肚子的时候,她辛酸地想到新上任不久的市委领导,多亏他们改变了这个城市缺少公厕的局面。回到街上时,一滴雨点落到了她的鼻尖上,顿时激起满身鸡皮疙瘩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凉冰冰的空人儿,浑身发抖。她还没难过的时候,泪水自己流了下来。她掏出手绢擦掉泪水,左右看看:她正在家和公司之间,决定先回家。当她站到路边儿等出租车的时候,雨点急起来,连成了雨。在雨中她手机的响声显得格外凄冷。她掏出手机,嘴发颤,这时停下一辆车,她索性没接,告诉司机地址之后,又开始肚子疼……

再一次拉肚子之后,她像一匹又沉又软的布料被扔到沙发上,虚弱得仿佛失去了知觉。迷糊了几分钟之后,她才缓过来给单位打电话。办公室说马副经理没在房间,她又试她的手机也没人接。她咬牙撑着自己去冲热水淋浴,站在热水里,刚才身体里的寒冷渐渐减退了。她委屈地哭了,恍惚中觉得自己被一种陌生的情绪控制了:三十六年来,第一次,她那么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。



输送热水的管道此时变成了巨大的安慰，仿佛她可以借此对付独自生活的孤寂和精神身体中无处不在的凉意。站在热水下，她幻想自己喝上了一杯热茶，吃了一个新鲜的小面包，穿着最暖和的绒衣，拉开窗帘，看着窗外雨中的玫瑰慢慢凋零，也许还有一枝高高在上怒放着，它浅粉色的花瓣像意志的化身……伴随着舒曼的“童年”。这么想着，热水混合了泪水，止住了泪水。

手机急促地响起来，丁欣羊用毛巾裹住自己，没等她说话，手机里传出愤怒的声音：“你疯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对不起，马经理，我马上到。”她说。

“你被开除了。”电话里的声音。

丁欣羊找出一套暖和的羊毛内衣，穿上厚呢子套装。再次出门前，她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，打量了一番自己的家。没有舒曼的音乐，有的只是音箱上的灰尘。为了这个房子她要像昨天那样工作十五年，才能还清贷款。她在音箱的灰尘上留下了她的手印儿，想不出十五年后自己的样子，甚至五年后她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。

丁欣羊推开公司的大门，几乎所有的职员都在大门左侧的会议室里，该发生的看上去都发生了。她朝自己的位置走去，一声怒吼从她身后传过来，因为有所准备，她只是平静地站下，转身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马副经理用各种收腹收胃带捆绑着的身體明显地鼓胀，很像炸弹在最后几秒里强忍着不提前炸开。她周围的同事多少有些同情地看着丁欣羊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？小姐，你说得好轻松啊，你的这个对不起是不是太贵了点儿？八十万的生意就因为你忘了上班泡汤了，你以为

你是谁啊?!”马副经理为自己不能把话说得再狠些而生气。

丁欣羊回到自己的座位,把早就准备好的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递给马副经理,她正站在她的办公桌前,像真正的敌人那样怒视着她,但没有接递过来的文件。丁欣羊能理解她的怒气,这是她牵线的一个项目,也许她一直盼着那笔提成,现在都飞了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丁欣羊似乎说不出别的。

“不必了!”马副经理抓起那些文件摔在丁欣羊的脸上。“你被开除了。”

丁欣羊看着马副经理多少有些丑陋的脸。有人说,她为了安慰经理谭定鱼那颗寂寞的心不惜弄碎自己丈夫的心。“开除”两个字舒缓了因为紧张而凝固的空气,仿佛这样就都扯平了。

丁欣羊把皮包里的一些东西拿出来,放进办公桌的抽屉。她的思绪像短路的电线迸出火花,几年来的公司生活像条弧线,从她的左脑滑到了右脑,突然间,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,这么想的时候,空空的胃里好像被塞进了一大块胶囊,封闭了她的感觉。她背起皮包对马副经理说:

“我正好不想干了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快走到大门口时,经理谭定鱼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,吓了丁欣羊一跳。他的办公室在会议室旁边,用乌玻璃隔离出来的空间像海底世界,他曾经对丁欣羊说过,他不愿意被观赏。

“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,我要跟你谈谈。”谭定鱼严肃地对丁欣羊说。

“不必了。”丁欣羊无意间模仿了马副经理的口气,说完从谭定鱼身边走过去,没有看到他脸上阴云般的表情。

雨,居然停了,尽管天还阴着。丁欣羊在中心公园墙外的林荫路上快步走着,可不知道去哪儿。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时,她又折了回来,继续在这条安静的路上疾走。离开公司以后的涣



散心情缠着她。她脑袋里闪现出的其他念头更让她厌恶：房子，贷款，与父母间似乎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、婚姻、未来等等，这些都像拴在她心上的沙袋儿，让她在离婚后过着似乎庄重的独身生活，如今，她把它们扒开看的时候，里面剩下的都是沉重。她想去找大丫喝酒。

大丫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没人接，好像这个发誓不结婚的女人又发誓不接电话了。女朋友的好处是彼此间基本可以避免真正的伤害，但无法真正地彼此走进。

丁欣羊的手机响了。

“我是小于。”丁欣羊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小于是谁。“我是谭总的秘书于水波。”她想起这个几天前调来的秘书，她文静善解人意的样子浮现在丁欣羊的眼前。“也许，我不该告诉你，所以也请你别对别人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也是听说的。因为觉得他们这样对你有些不公平，所以才想对你说一下。”丁欣羊等着她继续说。“其实那家公司是想跟别的广告公司合作，也许他们利用了今天的事。要不是这样，他们可以口头上把该谈的都谈了，合同你下午给他们送过去也行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他们接触的另一家公司我原来在那里做过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”她停了停又说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跟谭经理或者马经理提这事的。”

“我可以找机会跟谭总说的。”

“我反正也不想干了。”

“你真的不想干了？”于水波认真地问，丁欣羊没有回答，只是向她道了谢。

丁欣羊最后决定回家。回家，在现在的心情下让她恐惧，但

比回家更让她恐惧的是一个人去酒吧喝醉。

身体从水中慢慢浮上来的过程，是大丫游泳的乐趣所在。比如她必须为她的后背游泳但她不愿意，她是个乐趣至上者，而她认为丁欣羊正好相反，做什么事必须有意义才行。

“这年头，谁能说清楚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无意义？！”有一次，她们争论起来。“有没有意义都是嘴唇儿一碰说出来的。”

“这都是你给自己放纵找的借口。”丁欣羊讽刺地说。

我放纵吗？大丫从游泳池爬上来时问自己，回答还没想好时，她看见那个年轻的救生员靠墙站着，毫不掩饰地看着她：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儿。大丫丰满的胸部迎接过很多男性唐突黏滞的目光，对此她有足够的经验。她牢记老娘做人要宽容的教诲，几乎从没把这当回事。她想，如果她不多想，谁都没损失。但是，这个救生员类似的目光中凸现出一点不同：充满情欲的目光缺少下流。

傻×。大丫无声地说了一句，故作从容地从他面前走过去，心里却莫名地慌乱。洗澡时，她也想找丁欣羊喝酒去，可惜后者是个越喝越严肃越严肃话越少的主儿，好像每一口酒都能揭示生活严峻的本质。她曾提醒丁欣羊别因为意义破坏了乐趣，后者的回答让她气馁，就此放弃劝说。

“意义还是很重要，尽管经常找不到它。”

交还钥匙的时候大丫看见救生员走出游泳馆的大门。他年轻的体魄和体态让情场老手大丫不禁发出难得的感慨：他至少比我小一百岁。她想起一个一般五年左右联系一次的女友，虽然自己人到中年，却不跟中年男人谈恋爱。她的理论是中年男人要多少缺点有多少缺点，跟中年妇女一样，跟他们在一起叫人



怎么长进?! 所以她的男朋友都是小伙子。大丫从没想自己能这样生活,就像她同样没想过自己不能这样生活一样。她内心自由的感觉是她专栏文章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“另一个原因是你生活放荡。”丁欣羊有一次开玩笑地说。大丫买了一听冰镇可乐,这是她游完泳的又一大享受。她想起眼前跟自己“放纵”的老张,算起来也有两个月没在一起了。除了偶尔打个电话说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,大丫和老张各写各的文章,“人生就是不能什么都有”,这是老张的总结。

大丫开自行车锁,转身发现救生员站在身后。大丫真想开两句玩笑,比如,到陆地就不用救护之类的。

他打了声招呼,然后镇定地说了自己的名字。大牛,听起来像小名,大丫回答说:

“我没小名儿。”

“那我跟你说件事。”大牛说。

大丫看到他运动衫下健硕的身体,脑海里出现一个词——身体贩卖者。

“你有时间吗?”他又问了一句。

“没有。”大丫尽量把语气放平稳。

“那我另外找时间吧。”他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纸片儿,“我的手机。你给我打电话。”他几乎命令的口气伴随着一个几乎纯洁的眼神儿,狠狠碰动了大丫快要僵死的心。她掏出自己的手机说,我现在就给你打吧。

大丫拨通了号码,但听不见大牛手机的铃声。她问他是不是放震动了。他说:

“我还没买呐。”

“行,还是你狠。我老了,玩不起酷了。”话音刚落,大丫就被对方紧紧地搂了一下。等她反应过来,大牛已经晃晃悠悠地走了。

“我靠。”冲着他电影画面般的背影，大丫一时没别的词儿。那以后的几天里，缠着她的是他身上的味道，一股她无法用词语概括的清新。好久以来她觉得自己拥有的安宁，随风走了。

第二章



每个人都做梦的。那些说自己不做梦的人,只不过是醒来后忘记了做过的梦。丁欣羊的姐夫白中对此有另外的理论,他觉得不做梦说明不用做梦说明生活简单而健康。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奇怪的梦,他简单而健康的生活罩上了一层黑雾。他做的梦的确很奇怪,甚至在梦里的时候,他还想这么奇怪的梦自己从来没做过,以后恐怕也不会再做。

他梦见自己坐在一个大厅里,跟许多人一起等待一个国家总统的接见。他们每个人都戴着胸签,但他不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。他问旁边的人,人家叫他不要说话。总统进来了,一边走一边跟每个人握手,轮到白中时,总统脱下自己的裤子交给白中,要他好好保管。白中诚惶诚恐地接过那条厚厚的像棉裤一样的裤子,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。总统是个瘦瘦的亚洲人。他对白中说,这裤子是防弹的,你别把它弄坏了,要保存好。总统说完就离开了,留下白中一个人双手托着裤子。渐渐地他觉得累了,就找把椅子坐下来。他刚把裤子放到旁边的椅子上,立刻传来一个声音:要保存好,要保存好……

他用手去摸裤子,厚厚的裤子居然很柔软。当他把手缩回来时,觉得手上是黏乎乎的东西。他凑近灯光,看不见手上有什
么,就是发黏,他坐回到椅子上,身前身后摸摸,到处都是发黏的东西,但他看不见……可他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:我做不到,白中,你救救我,白中,我做不到。

是妻子丁冰的声音！他醒了，猛地坐起来，脑海里反应的第一个念头是裤子会弄脏的，裤子弄脏了，也就弄坏了。接着他意识到房间里亮着灯，立刻看自己的手，手上有血迹，床边，床下，地下……丁冰坐在地上，手上和睡衣上也都是血迹。

白中觉得自己的心突然不跳了，但他自己跳了起来，像一大块没有重量的泡沫。他先拨了急救电话，然后抓起自己昨晚没穿的睡裤，把丁冰割开的手腕紧紧缠住。

这时，他才朝丁冰望了第一眼。她满脸泪水，眼神像做了错事的狗，期望着，哪怕听到责备。白中呆住了：他在丁冰的眼神中几乎是肯定地看到了对他的责备。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罩住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直到丁冰头一歪晕了过去，白中才冲过去，把丁冰紧紧抱在怀里，泪水涌了出来。

丁欣羊赶到急救室，看见白中一个人坐在走廊的蓝色塑料椅子上，头埋在手裡。她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他睡衣外面穿了一件风衣。

“脱离危险了。”他看见丁欣羊说。她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，仿佛是在感谢姐姐的获救。

“我没给你父母打电话。”他疲惫地说。

丁欣羊点头表示自己能理解。

“你回去换换衣服吧，我在这里。”她说。

丁欣羊来到姐姐的床边，她仰面睡着，本来就白皙的皮肤更加苍白，已经四十几岁的丁冰，脸上依然有少女的神情。她的睡相那么安宁，仿佛是过度疲倦之后终于获得了休息。丁欣羊突然又想哭，丁冰看上去就像一具尸体，她不知道是什么推着姐姐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她们是同父异母，但彼此感情颇为深厚。但丁冰是个极为寡言的女人，因此她们的相知的来源是过去的

一段共同的生活,而不是真正的相互了解。在她看来,姐姐丁冰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私或者任性的女人,所以她想不出,丁冰到底出了什么事?

